

# 《扫松下书》

## 主要角色

张广才：老生

李旺：丑

## 情节

张广才自赵五娘上京以后，便常常到蔡家二老的坟前打扫。这天，虽然秋风萧瑟，他仍挟着扫帚到蔡家坟前打扫残松败叶。差役李旺在京城奉了蔡伯喈之命，到陈留郡投递家书。因为问路，无意中碰到了张广才。相谈之下，张广才才知道蔡伯喈的情形。他领着李旺到蔡家坟前祭奠，把蔡家二老饿死以及赵五娘尽孝的情由激愤地倾诉出来，对蔡伯喈一去不归表示了很大的愤慨。

## 注释

本剧是根据明初大戏曲家高则诚所著《琵琶记》中的一折改编的。

本剧是根据周信芳先生的演出本，由周先生和华东戏曲研究院编审室严朴共同整理的。整理时除在若干词句上作了一些修改外，为了便于和《描容上路》连贯演出，避免演员“赶场”，故增加了《李旺行路》（即第一场）。如单演《扫松下书》，则第一场可以省略。

## 根据《京剧丛刊》第二十二集整理

### 【第一场】

（李旺肩背包裹上。）

李旺（念） 奉了状元命，前往陈留郡；蔡家庄上投书信，日夜奔波不敢停。  
戴月披星，戴月披星，只为家书抵万金。  
（白） 我，李旺。在京城奉了状元爷之命，前往陈留郡投递家书。是我跑了好几天，左一个岔道，右一个岔道，可把我岔迷糊啦，也不知哪条道路才是通陈留郡的大道。我不免找一个当地人问上一问。正是：  
（念） 要知路远近，须问过来人。  
（李旺下。）

### 【第二场】

（张广才挟扫帚上。）

张广才（念） 草枯叶落已深秋，满目苍凉触景愁。寂寞门庭人不在，金风萧瑟起松楸！  
（白） 老汉，张广才。曾受赵五娘之托，请我看守坟莹，不免前去洁扫一番。

（张广才看。）

张广才（白） 哦呵呵……看空山寂寂，悲风萧瑟，好凄凉人也！  
（清江引导板） 黄叶飘飘，叶儿落，秋风号……

（鸟鸣。）

张广才（白） 呕嘘，呕嘘。

（张广才赶鸟。）

张广才（白） 我当什么，原来是寒雀在那里喧叫。当初蔡伯喈进京的时节，此鸟喧叫；如今又在那里叫。鸟，鸟，鸟！  
（清江引顶板） 又听得寒雀鸣于树梢。  
行几步穿过了荒草小道——

（张广才跌。）

张广才（白） 呦呵！  
（唱） 是何物将老汉绊跌一交？

（张广才看。）

张广才（白） 呵唷！我当何物，原来是被偷儿偷去了树木。偷儿，偷儿，为什么单单盗去蔡

家的树木！令人好恨！  
 (唱) 我恨偷儿盗树木不学正道，  
 偏学浪子无有下梢。  
 行一步来至在蔡家的墓道，  
 我急急走，急急跑，急急忙忙到荒郊，特来把松扫。  
 只为那当年旧知交，旧知交。

李旺 (内白) 走哇。  
 (李旺上。)

李旺 (四平调) 走过了大路走小径，  
 逢人便要问几声。

张广才 (白) 哎呀慢着！来到这旷野荒郊，也不知到了陈留郡没有？  
 (白) 嗯嘿！  
 (数板) 老汉把松扫，老汉把松扫，只为当年旧知交。指望儿子去赶考，荣华富贵爵禄高；蔡伯喈，不行孝，忍教二老作饿殍。说什么养儿防备老，数载不归忘劬劳；捧着苦李当甜桃，看来愚昧可笑，看来愚昧可笑。

李旺 (白) 巧啦，那旁有个老丈在那里扫松，不免上前问他一问。  
 啊，老伯请啦。

张广才 (白) 呵，请了。小哥施礼为何？  
 李旺 (白) 请问你一声，此处可有个陈留郡没有？  
 张广才 (白) 呵呵，小哥，你来看，这一带都是陈留郡。  
 李旺 (白) 我的妈呀，今天可找到啦。  
 老伯，陈留郡可有一个蔡家府？

张广才 (白) 我们这里，只有蔡家庄，没有蔡家府。  
 李旺 (白) 你不知道，因为蔡家庄有人在京中做官，故而蔡家庄改为蔡家府。  
 张广才 (白) 什么人在京中做了官？  
 李旺 (白) 就是那蔡……暖，我不敢说。  
 张广才 (白) 为何不说？  
 李旺 (白) 我们状元爷的官名，岂是胡乱叫得的？被人听见，我吃罪不起呀。  
 张广才 (白) 啊，小哥，你来看，这旷野荒郊四处无人，就是你我，但讲无妨。  
 李旺 (白) 讲得的？附耳上来。  
 (李旺附耳。)

李旺 (白) 他叫蔡伯喈。  
 张广才 (白) 啊？  
 (李旺含糊。)

李旺 (白) 蔡伯喈。  
 张广才 (白) 啊？  
 李旺 (白) 蔡伯喈。  
 张广才 (白) 哎呀呀，你是个哑子。  
 李旺 (白) 你是个聋子。  
 (张广才、李旺同转身。)

张广才 (白) 他叫什么？  
 (李旺含糊。)

李旺 (白) 蔡伯喈。  
 张广才 (白) 啊？  
 李旺 (白) 蔡伯喈。  
 张广才 (白) 哎呀呀，你是个哑子。  
 李旺 (白) 你是个聋子。  
 (张广才、李旺同转身。)

张广才 (白) 他叫什么？  
 李旺 (白) 他叫蔡伯喈！  
 张广才 (白) 呵！  
 (张广才转身。)

张广才 (清江引导板) 你休要提起蔡伯喈……

李旺 (清江引摇板) 你大惊小怪为何来?  
张广才 (白) 请问小哥, 尊姓大名?  
李旺 (白) 在下李旺。  
张广才 (白) 你到此作甚?  
李旺 (白) 我是来投书的。  
张广才 (白) 啊! 原来我的“树”是你偷的?  
李旺 (白) 喂, 我投家书。  
张广才 (白) 啊! 你还要偷我的“大树”?  
李旺 (白) 你怎么尽打岔! 什么偷你的大树, 我是下书信的。  
张广才 (白) 哦……下书信的?  
李旺 (白) 不错, 是下书的。想起来啦, 老伯, 我和你打听一个人。  
张广才 (白) 是哪一个?  
李旺 (白) 打听一个张大公。  
张广才 (白) 哦……张广才。  
李旺 (白) 张大公。  
张广才 (白) 张广才。  
李旺 (白) 张大公。  
张广才 (白) 张广才。喂, 张大公就是张广才, 张广才就是张大公。张广才是他的名字, 大公是大家称呼他。  
李旺 (白) 哦。  
张广才 (白) 为什么要问那张大公?  
李旺 (白) 你不知道, 我们状元老爷, 受过张大公的好处, 天天思念张大公, 吃饭的时候, 叫一声张大公, 喝茶的时候, 也叫一声张大公, 睡觉的时候, 作梦还叫一声张大公。  
张广才 (白) 哎呀呀, 小哥, 你可认得张大公?  
李旺 (白) 我不认识他。  
张广才 (白) 小老儿便是。  
李旺 (白) 哎呀! 您就是张大公? 小人不知, 多有得罪。  
(李旺一拜。)  
张广才 (白) 罢了。小哥, 你来的不遇时了。  
李旺 (白) 怎么不遇时呢?  
张广才 (白) 你家老太爷、太夫人下世去了。  
李旺 (白) 我们状元爷给我讲, 还有那赵氏五娘呢?  
张广才 (白) 她身背琵琶, 到京城寻找你家老爷去了。  
李旺 (白) 这么一说, 他家里头没有人啦。我要回去交差了。  
张广才 (白) 慢来, 难道你空来空去么?  
李旺 (白) 老人家, 蔡家无人, 老的死啦, 小的走啦, 我这封书信交给城隍, 还是交给土地呀?  
张广才 (白) 你讲得有理。也罢, 你何不在坟前祭奠祭奠, 你回去也好交差, 他二老在泉下也是含笑的。  
李旺 (白) 我不认得坟墓在哪儿。  
张广才 (白) 小哥!  
(清江引顶板) 小哥哥, 随我来,  
这就是忘恩负义的蔡伯喈他父母的土坟台;  
是五娘亲手葬埋他二老骨骸。  
李旺 (白) 哦……这就是老太爷、太夫人的坟墓。待我拜上一拜。  
张广才 (白) 书信何在?  
李旺 (白) 在包袱里头。  
张广才 (白) 将包袱打开。  
李旺 (白) 哦, 将包袱打开。  
(李旺打开包袱。)  
张广才 (白) 把书信取出来。  
李旺 (白) 哦, 把书信取出来。

(李旺取出书信。)

张广才 (白) 顶在头上。

李旺 (白) 哦，顶在头上。

(李旺置书于顶上。)

张广才 (白) 跪下。

李旺 (白) 哦，跪下。

(李旺跪。)

张广才 (白) 顺着我的口音说。

李旺 (白) 晓得了。

张广才 (白) 啊，老哥哥!

李旺 (白) 啊，老哥哥!

张广才 (白) 哧……

李旺 (白) 哧……

张广才 (白) 啊哧……

李旺 (白) 啊哧……

张广才 (白) 你怎么也叫他老哥哥哇?

李旺 (白) 你不是教我顺着你口音说吗?

张广才 (白) 你要称太老爷、太夫人。

李旺 (白) 哦，要称太老爷、太夫人。再来，再来。

(李旺跪。)

张广才 (白) 啊，老哥，老嫂!

李旺 (白) 太老爷、太夫人!

张广才 (白) 对了。

李旺 (白) 对了。

张广才 (白) 暖，“对了”不用啊。

李旺 (白) 哦，“对了”不用。再来。

张广才 (白) 啊，老哥、老嫂!

李旺 (白) 太老爷、太夫人!“对了”不用。

张广才 (白) 呃，不用，不用。老哥、老嫂，你的儿子如今有书信回来，你怎的不言，怎的不语啊!

李旺 (白) 暖!老伯，人死哪有会说话的道理呀?压根儿就没有这么回事儿!

张广才 (白) 哦……老汉替他二老代讲几句，可使得?

李旺 (白) 这倒使得。

张广才 (白) 啊，老哥、老嫂，我替你二老教训几句。  
好奴才，好奴才!进京求名，一去数载，并无音信回来;我二老下世，才有书信前来，像你这样不肖之子，我恨不能吃尔之肉，喝尔之血!我就打……

(张广才打李旺，跌倒，李旺扶起。)

张广才 (白) 我打死你这小奴才!我就打……

李旺 (白) 老公公，你打的是我。

张广才 (白) 打错了。

李旺 (白) 待我收拾起来。

(李旺卷包裹，拿棍。)

李旺 (白) 老公公，您还有什么话说?我要走啦。

张广才 (白) 小哥，你真要走了?

李旺 (白) 当真要走了。

张广才 (白) 果然要走了?

李旺 (白) 果然要走了。

张广才 (白) 请上受老汉一拜!

(张广才施礼。)

李旺 (白) 你这不是要折死我吗?

张广才 (白) 此拜我又不是拜的你。

李旺 (白) 你拜哪个?

张广才 (白) 我拜的是忘恩负义的——

(清江引二六板) 蔡伯喈。

小哥哥你在荒郊外，  
听老汉把那蔡家的事儿——从头说开怀。  
蔡伯喈到京城把那功名求拜，  
在家中撒二老竟不归来。  
他的父为他把那双眼哭坏，  
他的母终朝每日泪满在胸怀。  
家中贫穷无计可奈，  
最可叹他二老双双冻饿而死就赴了泉台。  
五娘子剪下了青丝到那长街去卖，  
卖了些银钱把她公婆来葬埋。  
似这等贤德的媳妇令人真可爱，  
是老汉送米又送柴。  
她那里身背着琵琶到那京城地界，  
但愿她夫妻相会永和谐。  
他把那父母的劬劳抛至在三江以外，  
他又把结发的恩情一旦都丢开。  
小哥哥你与我把信来带，  
你教那蔡伯喈早早的回家来。  
倘若是蔡伯喈把那良心来坏，  
小哥！你问他身从哪里得来！  
倘若是蔡伯喈佯瞅再不睬，  
你就说在这陈留郡荒郊外，有个老者叫张广才，托过小哥把信带。说我一个拜、一个拜……

(张广才拜，险些跌倒。)

张广才	(白)	哦唷呵……
李旺	(白)	你小心点儿。
张广才	(清江引二六板)	教他早早回来，祭扫坟台。
李旺	(白)	我知道。告辞了。
	(念)	双亲死了已无依，
张广才	(念)	今日回来也是迟。
李旺	(念)	夜静水寒鱼不饵，
张广才	(念)	满船空载明月归。
李旺	(白)	告辞了。

(张广才、李旺同转身。【尾声】。张广才、李旺同下。)

(完)